



夢溪筆談卷第七



沈括 存中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  
寧中考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世曆  
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  
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  
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  
欵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  
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  
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  
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

景方停以此為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

登避仁宗嫌名

為正月將戌

曰天魁為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娠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顯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為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兩水後方躔娠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

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卯穀雨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為一說然須大改曆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於輿鬼北方真武七宿起于

東井終于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綱九月木可為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為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

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為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亢與斗蒼龍第一星亦謂之亢太衝者日月五

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  
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  
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  
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  
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  
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  
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騰蛇朱雀六  
合勾陳青龍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  
謂寅卯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真武太  
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  
辰巳午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

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  
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  
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  
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  
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  
真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  
三合二神差五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  
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  
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  
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  
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  
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

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  
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  
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  
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之也以十干言  
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  
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  
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  
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辰為晨謂日始出之時  
也星有二類一經星北極為之長二舍星  
大火為之長三行星辰星為之長故皆謂  
之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為經星之辰長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為舍星之長  
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  
過一辰故為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  
各益以土數以為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  
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  
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  
合之為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生數五  
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  
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為圖其理可  
見為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  
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為生數各并中  
央之土以為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  
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  
合五行之數為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

有理

揲著之法四十九著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觀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恃曆所能知况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况得其粗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

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真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惣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為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

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无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豐豐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

火也似此之類亦非卅法可盡者

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顯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筭  
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  
曆法極踈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  
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  
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曆  
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十  
年自己差一度兼餘分踈闊據其法推氣  
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  
八百年差一筭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  
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璣  
衡是也渾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  
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

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  
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  
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不曉第爲高等漢  
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白祖  
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  
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  
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  
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  
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  
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  
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  
別畫爲一圖圖爲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

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爲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叙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踈繆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澍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暮而

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旣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湯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

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  
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  
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  
而得差則差有踈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  
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  
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  
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  
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以日衰生日積及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  
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  
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筭之理  
者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

官及予所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  
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  
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  
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日平行三百六十五度有餘而  
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  
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晷  
當者止二十八宿星而已謂如傘捺當度

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  
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者星也日  
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九二  
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挈度所以生數也  
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

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耶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

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爲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爲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

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輸攘公之輸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曆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衆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耶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

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絜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謂之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

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衆以謂類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効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來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

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  
叙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  
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  
十一刻乙丑之歲始於二十六刻丙寅歲  
始於五十一刻丁卯歲始於七十六刻者  
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  
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  
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  
節相須不得爲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  
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  
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爲之主天地之政爲  
之客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

調其主客無使傷診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  
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  
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  
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  
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騰蛇少陽相火  
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  
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  
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  
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  
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  
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

之取象唯人為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  
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  
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  
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  
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  
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  
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  
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  
古人以黃庭為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  
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  
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  
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為守唯無所  
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  
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  
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為之名意  
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  
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  
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  
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  
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  
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偶少為  
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  
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



則一少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

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未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

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

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

多則多為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

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未為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

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純少陽盈盈為

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

無朕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正屯悔豫

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

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

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

也

江南人鄭史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

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

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

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

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

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

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

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

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

六十四卦夫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

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外郎秦君玠論史所談駭然嘆曰史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史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荆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

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荆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蜀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禱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効却是蝕限大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筭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

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  
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  
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  
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  
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  
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  
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  
也又旗旒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  
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  
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  
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

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  
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  
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  
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  
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  
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  
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  
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  
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  
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  
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

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  
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  
一琯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  
面八寸而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黃鍾大呂  
先已虛故唯太簇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  
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  
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  
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  
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  
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  
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

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

巳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

處胎甲者左三剛交乾之氣也右三柔交

坤之氣也乾之初交交于坤生震故震之

初交納子午乾之初交故也中交交于坤生坎

初交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上交交于坤

生艮初交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交交于乾

生巽故巽之初交納丑未坤之初交故也中交

交于乾生離初交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

上交交于乾生兌初交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

始于甲乙則長女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

少男少女居其未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

夢溪筆談卷第七

夢溪筆談卷第八

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未乃至上爻

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

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宜合造

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百凡穀之

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低于隸處  
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 巽 巽 丙 辰 辰 戊 申 申 庚 申 申 壬 艸 艸

乾 生艮 生坎 生震 乾

坤 生兌 生離 生巽 坤

乙 艸 艸 丁 艸 艸 巳 艸 艸 辛 艸 艸 癸 醜 醜

沈括存中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

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

者八十一為宮五十四為徵七十二為商

四十八為羽六十四為角此止是黃鍾一

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為律

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為徵在夾鍾則為

角在中呂則為商無律有多寡之數有實

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

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

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見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畫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黃鍾當作八寸十分太簇當作七寸十分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南呂當作四寸十分林鍾當作五寸十分

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鑿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為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為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

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苟音從支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

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

不當度自不當用為宿次自是渾儀度距  
踈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  
為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  
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  
為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  
家取以為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  
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  
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  
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  
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成度稍速以其徑  
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

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  
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  
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  
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  
所在度抄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  
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  
筭日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  
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  
朴之術過已羣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  
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  
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  
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為群曆人所沮不能



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祺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僞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筭纏度臆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負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舊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第八

夢溪筆談卷第九

人事一

沈括 有中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臯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爲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爲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

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襪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无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鼈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

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  
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  
舉人論曰天地軋万物茁聖人發公曰  
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  
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  
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數年公  
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  
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  
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  
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是  
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  
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  
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焯人有  
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  
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  
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  
爲殿中丞一見王城東遂厚遇之語必移  
時王公素所厚唯揚大年公有一茶囊唯  
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  
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  
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  
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

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時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旣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九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

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饗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餅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餅可具粥其子弟慙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

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  
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  
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  
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  
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  
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  
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  
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  
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見之坐  
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都  
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

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  
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  
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曼卿擇一牌其  
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  
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粧服人品皆艷  
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  
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  
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  
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  
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分菽麥而  
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  
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

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二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昔

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尔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



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氣韻  
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  
草履室中楞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  
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  
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  
話輒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居易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  
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

寺九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  
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  
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  
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  
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  
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  
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  
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  
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又矣氣韻  
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  
草履室中楞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  
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  
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  
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  
話輒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  
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  
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

寺九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  
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  
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  
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  
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  
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太  
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  
仕王愐言年七十二宣徽南  
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  
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八行  
慎字欠平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 真宗面賜藥酒一注  
餅令空腹飲之可以 和氣血辟外邪文正  
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 上曰此蘇合  
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  
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  
飲一盃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  
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  
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  
外臺治疾有殊効予於良方叙之甚詳然  
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  
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  
臣即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  
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  
時舩底踈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  
舩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  
風舩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尔  
舩乘必難免副使蒼惶悉取舩中之物投  
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舩定  
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  
舩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  
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揚景  
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

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  
一造上方器一為宰相築弟安敢自期身  
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  
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 朝廷儀範  
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  
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  
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  
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  
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為一  
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  
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

為閭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  
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 朝廷遣王方贄  
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  
擅減稅額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  
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當復循偽國之  
法 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  
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  
列遂為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  
轉運使有五子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珪為  
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

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  
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  
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薛師  
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  
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  
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活到今日  
竟不受公面顰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  
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頰面公曰天  
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携一琴一  
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  
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  
公頽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  
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  
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  
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  
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邠原  
耕而得金擲之墻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  
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  
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

厚有所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邢州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羣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為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

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擲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

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簡向拜僕射年明未嘗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言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

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弥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臣若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  
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  
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駸  
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  
官初起為定帥駸至定治事畢瑋謂駸曰  
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  
有所言駸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  
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惣樞柄此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誦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駸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  
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為公言瑋在  
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  
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  
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  
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  
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瑋



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  
畫者圖形容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  
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  
其勉之驥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  
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贊驥陳  
執中張觀康定元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  
飲中夜酒欲竭顧缸中有醋斗餘乃傾入  
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  
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  
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

之鼈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為一庵常  
卧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  
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  
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  
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  
常日所用樽壘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  
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  
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  
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  
力携挽卒至顯位慶曆中諫官李兢坐言  
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為黃蔡間

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競辦行競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隣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

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為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  
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  
襪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  
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  
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  
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第九

